

■书摘

《恋殇》

□叶辛

沉默了一会儿,202的客厅里有些静,西亚垂着眼睑在思索。林源问:“还有什么额外的要求?”“哦,没有了。”西亚瞅他一眼,他仍安安静静没啥表情地望着她,“两个陌生人住在一套房子里,我还有些不习惯。一旦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儿,就用你刚才说的方法,写一张即时贴在门上,我们坐下好好商量。”

“好的。”林源说完这话,离座起身说,“那我就走了。”

西亚愕然,她瞅了一眼他随身带进屋的双肩包问:

“你不入住?”“今晚我不住……”“那你住什么地方?”“我在附近宾馆住。”“其实你可以不住宾馆,”西亚解释说,“马经理事前就叮嘱我,为便于租房客人随时来看房,让我把床铺以及和卧室配套的什物都像客房似的准备好。我听了他的吩咐,都准备好了。看得没有异议,可以住下。”

林源手指了一下客房,淡淡一笑说:“刚才跟马经理进去,我看到了。床单、被窝、枕头,全是新的。说明你为出租房子做足了功课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来入住?”“我想想,”他的头滑稽地偏上,脸上显出一个调皮的表情,抬起左手,屈着手指道:“三四天吧。”“你这又是何必,”西亚直通通地说,“既然没有异议,冤枉花宾馆的住宿费。”

林源沉吟了一下说:“宾馆里还有点事。这样吧,三天以后的晚上,我就来这儿住。签合同,我对马经理说的,房租从这个月开始起算。走了。”他潇洒地把双肩包背上,摆了一下手,走向门口。

西亚想说,她提醒他及时入住,不是考虑房租,而是想为他节约点开支。从他的衣着,她不是看出他收入不高嘛。他最后说出那句话,好像是觉得她催他快来住,为的是要他多付几天房租呢。再凝神一想,这会儿已是九月下旬了,即使是天气炎热的上海,立秋也二十来天了。他说从这个月开始计算房租,弄得好像她这个房主又赚到他便宜的。

西亚想着,觉得应该当面锣对面鼓地给他讲清楚。可他似乎根本不屑于听她多余的话,一甩手就开门下楼了。

西亚坐在沙发上,呆痴痴地望着门背后凝然不动。门上的猫眼泛着点儿亮光,其他啥也没有。可西亚的心情仿佛在202来过林源这个房客之

后,有点儿变了。

从在故乡小城的高中里萌动起少女情怀,不知不觉随着一帮女同学成了王万吉的粉丝,后来又抑制不住那股少女崇拜的激情,一往情深地敞开心扉,热恋上她心目中认定的“音乐王子”王万吉以后,仔细想想,她和其他男生、其他小伙子打的交道是不多的。即便王万吉组织的小乐队里全是男孩,她也是通过王万吉和他们打交道的。王万吉私下给她评价这个人怎么样,说他的性格和特长是什么,她同样认为是什么。比如小胖子贪嘴,瘦高个儿弹琴的不吃鱼腥,她也自然而然地觉得对方就是这么个人。后来他们一个个离开小乐队走了,西亚也便把他们一个个置之脑后,时间稍长,连他们的姓名都忘了。

除了王万吉,近距离地,像刚才这样面对面地和林源这么个男孩讲话,对西亚来说,还是第一次。

在陆家嘴的大公司里当财务,她只负责埋头做好自己的账,几乎也很少与小伙子促膝讲话。要同外界打交道,接公司上层的电话,也都是中心主任、副主任的事儿。同事们个个承认西亚的美貌,但也都知道她早就名花有主,和一个未来的克莱德曼、李云迪那样的音乐天才同居了。

一句话,从这个外表、为人、性格和王万吉截然不同的小伙子身上,西亚感觉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。林源看上去都要比她还年少哩,但他是个男人,西亚不会搞错。

痴坐了一阵,西亚陡地醒悟过来,她伸手摸一摸茶几上的咖啡,只有点儿微温,急忙端起来,一口喝尽了,放下咖啡杯,她吁了一口气。

是啊,自从王万吉甩手而去,西亚是孤独的,寂寞的。晚上躺在床上,她时常有点孤零零的感觉。上海是个二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,无论是马路上还是小区里,到处都充斥着大城市的喧嚣和热闹劲儿,邻里之间,楼上楼下,西亚以与世无争的态度,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男女老少,从没和他人拌过嘴、吵过架、闹过矛盾,就像她在陆家嘴大公司的为人处世一样。但她心里明白,所有世人都不是她的亲人。她曾经有过的亲人,外公外婆,在她大学四年里先后离开了人世,而生她到世界上来的父母亲,早在她没有记忆的岁月

中,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当她稍谙人事,企图从外公外婆口中得知真相时,外公外婆除了露出悲痛伤心之情,仅仅答应她,当她大学毕业,走上工作岗位,踏上人生之途时,自会讲给她听的。接到外公发来的信息,说外婆生命垂危,医生说她处于弥留之际,催西亚赶回小城时,西亚一分钟都不敢耽误,请假、购票,赶到小城里的医院,但外婆已经撒手人寰,离她而去。而在西亚大四那年,养老院催她赶到外公身旁时,几个月前已患老年痴呆的外公也走了。西亚终究没在两位老人的口里听说说父早辞世的原因和真相。

自从恋上了王万吉,特别是和他同居在202以后,在西亚的脑子里,在她的认识中,在她整个身心的关注下,王万吉就是她的主宰,就是她感情的全部,就是她唯一的亲人。当王万吉功成名就时,她随着王万吉回到小城,王万吉的亲人就是她的亲人,王万吉的父母就是她的父母。王万吉是她的世界啊。任凭勤勤姐这样的人,任凭公司里有人在背后说她真傻,傻到家了,女方挣钱养活一个一文莫名的男人。上海籍的青年男女同事,甚至有意无意地故意讲给她,在上海人的世俗观念里,像王万吉这种自视甚高的人,就是标标准准的“小骗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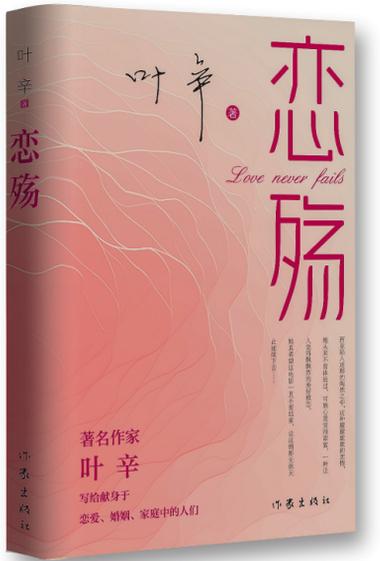
西亚都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一意孤行。她觉得自己已经是王万吉的人,就得从一而终,决不能因为他暂时没有职业,他的天分和才华暂时没被世人承认,而把王万吉甩了,让他也像小乐队其他成员一样,灰溜溜地回到故乡小城里去。他们当初轰轰烈烈地出来闯荡大上海,也曾经是小巷里的一大热点新闻哩!

直到王万吉毅然决然离家出走,直到他对西亚避而不见,直到传来他卑贱地投身于妖媚的梁云霞石榴裙下,西亚这才如梦初醒般意识到,她是被无情地抛弃了。在这个世界上,她再没个亲人了。

好几个似睡非睡的昏梦中,西亚眼前都看见荒无人迹的沙滩上,一只被淋得透湿的小鸟,在稀湿地寻找着食物。

她就是这只可怜的小鸟啊。

西亚不曾号啕大哭,不曾哭得死去活来,白天黑夜,她就这么不吃不喝地痴坐着,眼神直勾



《恋殇》,叶辛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8月

勾地发着呆。要不,勤勤姐怎么会见了她就说,她瘦得可怕哩!

可能正是勤勤姐见她瘦得不成形了,不动声色地伸出援手救了她。只有她知道西亚被炒了鱿鱼,只有她过来人才能洞悉西亚感情失落以后的沮丧和颓唐。又加上303金小平和她朋友马宏滨的相助,西亚的精神才从无底深渊里逐渐恢复过来。这也是她真正地个人角度和上海人打交道。三年了,不是说她没有和上海人打过交道,陆家嘴的大公司里,与伊勤勤和金小平,包括楼下102的素娟阿姨两口子,她都是打招呼相互问候的,但那都是客客气气、彬彬有礼,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过往。她并不走进对方的心里,并不了解她们的过往。反之也一样。在她们心目中,西亚不过就是千千万万到上海来就业的新大学生之一,属于近一千万的新上海人一类,没有必要也不须花费心思去知道得更多。

但这一阵情况不同了,西亚在失业以后,又遭遇了感情上的重大打击,失恋了,眼看着生计都成了问题。那些小乐队的成员被上海撞得头破血流,灰心丧气之后,可以像兔子似地逃回故乡小城,西亚却无路可逃,她连回故乡的路也没有了。那座充满烟火的小城里,外公外婆已经离世,

《昆仑海》

□海飞



《昆仑海》,海飞著,作家出版社,2023年9月

郑国仲接着还说,吃完了春菜,昆仑你就可以出发了。

经过三个多时辰的长途奔波,从杭州出发的昆仑,在这天傍晚准时到达了台州城的紫阳街。在他后来向朝廷呈报的《万历三十五年出征台州谍情秘录》里,在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当中,他提到这天傍晚时分当自己出现在预定的接头地点时,发现甲十八号密铺已经是一片大火焚烧过后的废墟。那时候黄昏刚刚降临,而跟随落寞的黄昏一起来到的,还有一场蓄谋已久的春雨。

春雨寒凉,昆仑坐在黄昏的马背上发呆。他听见胯下的阿宝打出一个幼小的喷嚏,声音类似于即将绽放的花蕊,突然被劈头盖脸的雨点所打碎。此时他目光彷徨,望向立春豆腐坊的断墙残壁,以及雨水中无声飘荡的焦烟,感觉紫阳街的这场大火,实在烧得有些居心不良,甚至是心狠手辣。昆仑从马背上跳下,抹去残留脸上的雨水,等到整个人清醒过来一半,才隐约听见一阵若有若无的琴声。他感觉琴声缥缈,好像是弹琴人的往事不忍回首,也或者是凝望一段潮湿的记忆。

位于紫阳街甲十八号的立春豆腐坊,是朝廷设在台州城的地下密情枢纽,其刺探收集的倭寇敌情,主要针对窝藏在浙东及浙南沿海的各类奸细与叛贼。浙江拥有长达千里的海岸线,沿海六府州城,总共设置防倭要塞十个卫以及三十个所,驻扎兵力不少于五万。然而就连统辖这些卫所的左军都督府,以及常在紫阳街上打马经过的台州知府刘梦松,也并不知晓关于紫阳街上立春豆腐坊的真实内幕。

离开杭州之前,昆仑已经从郑国仲的嘴里得知,豆腐坊密铺是由京城锦衣卫直接设立,而其掌握到的所有密情,在经过郑国仲之手后只送往一处,那就是万历皇上朱鹵鈞的豹房。

在(万历三十五年出征台州谍情秘录)里,昆仑后来还提到,这天被雨淋过的紫阳街异常阴冷,大火洗劫后的立春豆腐坊倒塌在雨水中轻轻地喘息。黄昏将昆仑包裹,海风从东边天宁寺方向吹来,凌厉而萧瑟,笔直钻进他单薄的衣裳。在那场令人颤抖的倒春寒中,昆仑在火场里弯弯曲曲转了一圈,依次发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。郑国仲之前告诉他,豆腐坊密铺里的三名伙计,全都是朝廷蛰伏在台州的暗桩,而其中昆仑要接头的

那人,代号“玉竹”。现在昆仑望着那些浸泡在雨水中的尸体,总共三张焦糊的面孔,让他实在无法判断谁是“玉竹”。至于他要带回去杭州交给郑国仲的海防情报,则更加显得没有着落。

昆仑站在雨中,凝视琴声传来的方向。透过缠绕的雨雾,他看见一个目光明亮的白衣男子,也或者是少年。少年的双手在湿润的古琴上缓缓经过,如同在傍晚的水面上飘过,而那细碎的琴声则传达出一片久远的寂寞。他要过一阵子才知道,这个青涩的、犹如被雨淋湿的竹子一样的少年,叫作笑鱼。他还知道,笑鱼是在两个月前来到台州府,到紫阳街的无人馆里学琴。教他古琴的人名叫丁山,据说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子。

但是昆仑并不知道,此刻当他沉浸在笑鱼的琴声中时,已经被一个名叫陈五六的人盯上了。

陈五六当然姓陈,有着一丛坚硬且朝气的蓬勃的胡子。在店铺林立的台州城紫阳街上,他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的人五人六。

陈五六此刻整个人油光发亮,窗外的倒春寒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在紫阳街南街口二楼包房,陈五六全身发烫,感觉炎热的夏天就在急匆匆专门为他赶来的路上。因为刚刚吃完一场丰盛的海鲜,而铁皮火炉中的炭火又燃烧得很旺,所以陈五六汗流浹背,恨不得扒去身上所有繁琐的衣裳。他还想跳进附近那条宽阔的灵江,试着抓回一条肥美的鱼,当场用来红烧,或者是撒上几粒盐烧烤。

跟往常一样,吃过海鲜以后,陈五六就要给自己泡上一壶天台山华顶云雾。壶里的水将要烧开,陈五六望向火炉中熊熊燃烧的炭火,仿佛看见昨晚立春豆腐坊那场尽情肆虐的大火。他冷笑了一声,不禁为自己引火焚身的壮举而自豪。这时候有个名叫拿酒来的伙计气喘吁吁地奔来。拿酒来有一双歪斜的眼睛,一年四季都很倔强,始终朝着地板的方向歪斜。现在他擦了一把因为奔跑而泄漏出来的口水,在给陈五六递去一片紫阳街刚刚出炉的天王顺海苔饼时,按捺不住心中的急躁,向陈五六禀报说:甲十八号出现一位年轻

她能找谁去。

就在她孤立无援的当儿,勤勤姐向她发出邀请,并且开出和她在陆家嘴公司薪酬差不多的工资。勤勤姐没有对西亚面试,没有任何考核,或者说她在以往同西亚作为姐妹交往时已经在面试西亚、考核西亚了。勤勤姐充分地信赖西亚,相信西亚的能力。

这等于是在西亚人生恰好处于悬崖边上时,伸给西亚的援手。

西亚从心底深处感激勤勤姐,让她没有走向绝望,走向不可知的未来。

而同303金小平的交往,只不过是普通的邻里关系。点头姐妹而已。但在粉刷房间这件事上,这之前几乎不认识的马经理毫无私心地帮助了西亚,虽然马经理是看在多年的熟人、朋友金小平的面子上,可他举手之劳做好的这件事,不仅仅是让西亚202房间起了个焕然一新的变化。这变化对于西亚的心灵和精神而言,起到的是个重新启动、重新起步的作用。房间粉刷以后,西亚下班回家,待在屋里,都会有一个新生活已然开始

的意识。

都说上海是个商品意识鲜明的经济社会,对西亚曾经工作过的陆家嘴大公司的财务中心来说,更是这样。即使是小家庭粉刷房间,也是个商业行为。但西亚在事前和事后,悄悄征询金小平意见,该付马经理多少费用?金小平和马经理异口同声地说:“这点儿小事,一带就过去了,不要说费用的事。马经理还加了一句,就算我认识你的幸运费吧。金小平呢,更以姐姐的语气看,我问过他,他说顺便带过的事,不能收费。我看你别放心上,这个人我交往过多年,人品是靠得住的。”

就这俩桩事情,一大一小,西亚看待上海人的感觉和角度完全变了。她发现这些每天忙忙碌碌、连走路都步履匆匆的上海人,变得可亲可爱起来。他们不像她以为的那么不可接近,不是事事斤斤计较。相反,在看似淡淡的交往中,他们也在用仿佛漫不经心、有时又好像居高临下的目光看着你的言行举止,在这过程中,完成对人的认识。

伊勤勤和金小平两个比她年长的女性,那么愿意帮助自己,不就是这样吗?

西亚觉得,到上海这座城市就业打拼,寻找青春的梦,在经历命运和感情的一番跌宕之后,她渐渐在融入上海,找到一个真正新上海人的感觉。

今天,由马经理介绍来的年轻的租房客人,这个名叫林源的男孩,虽然只是刚刚接触,谈了场既正式又非正式的话,带给西亚的,也是这么一种感觉。

个箭头的中央,分别烙印着一个细小的“左”字,左边的左。昆仑问笑鱼,问他台州城有哪些人姓左。笑鱼目光安静,说至少在紫阳街,他还没听说哪户人家是姓左。

昆仑想总会有眉目的,反正他需要找到箭头的主人。现在他已经确定,豆腐坊是毁于一场人为的纵火。之前他观察了豆腐坊的前后两道门,发现两扇烧焦门板的外侧,漆面上都有几道深刻的划痕凹槽,凹槽中残留着零星又新鲜的杉木碎屑。这样的一幕几乎让昆仑清晰地勾勒出昨晚大火的惨烈:当火灾发生时,豆腐坊里的“玉竹”和另外两名暗桩战友想要推门逃生,然而门板却靠在外的杉木棍给牢牢顶住。加上现在的几枚铁质箭头,他又完全可以想象,当门被堵住时,“玉竹”他们奔向了窗口,想要翻窗逃离。然而窗外同样有人把守,那些人当即射进一排暗箭,射中“玉竹”,血液喷溅在窗边的泥墙上。于是“玉竹”倒下,被蔓延的大火所吞噬。由此,掉落在黄泥堆中的箭头也有了答案,那是几支射偏的冷箭,由于火大足足焚烧了两个时辰,木质的箭杆已经被烧成灰烬,只留下几枚铁质的箭头。

很明显,作为铸夜卫北头门在台州城设置的密情枢纽,立春豆腐坊已经暴露。隐藏在台州的倭寇势力,是借助一场大火,将它在深夜里剔除。昆仑望向街面上一整排摇曳的灯笼,感觉它氤氲的红色遥远又深邃,容易让人想起四个字:杀机四伏。

后记

这一年的春分日,带领队伍平定小规模叛乱的昆仑和杨一针从云南边陲凯旋。那天昆仑特意去了一趟位于台州城东湖边的重刑犯牢房,找到了曾经监禁死刑犯骆问里的那间小屋,小屋里依旧保存着一罐番椒酱。番椒酱早就发霉,里头触目惊心的是一团厚厚的白毛。而白毛的中间,竟然匪夷所思地长出了一根番椒苗。番椒苗是通体红色的,遇见了春分日的寒风,它整个小身躯就摇摇晃晃,似乎急着想要成长。

杨一针说只有一罐番椒酱,你怎么盯着它不放?昆仑就牵起她的手,他说有些事情我以后慢慢告诉你。你可能永远想不到,就是这一罐番椒酱,能让你一根铁桩变得腐烂,就像当初云南小城的石锅,能将一锅鱼煮得很烂。昆仑说完看见一群排列整齐的蚂蚁,正专心致志爬上石墙。他看见石墙上挂着两截风干的手指头,指头被风一吹,在他手里晃了一晃。这让他想起骆问里那片残缺的手掌。

时间又过了一年,也就是万历三十七年,在日本国德川幕府的许可下,九州岛的萨摩藩大名岛津家久率领三千人的队伍,乘坐八十余只海船,以六百门铁炮的攻势,大举入侵琉球。因北方战事绵乱,当时的大明王朝无暇顾及。此战后,岛津家久掳走了琉球国王,逼迫琉球承认萨摩藩的控制,还将奄美五岛割让给了萨摩藩。

1897年,琉球岛被日本完全占领,又在若干年后更名为冲绳。